

# 唐宋八大家

李德哲 主编

壹

# 唐宋八大家

■ 李德哲 主编

## 第一卷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唐宋八大家/李德哲主编, 一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 
2009. 7

ISBN 978-7-5601-4545-7

I. 唐… II. 李… III. ①唐宋八大家—古典散文—选集  
②唐宋八大家—古典诗歌—选集 IV. I264. 2 I222. 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1519 号

书 名: 唐宋八大家 (精装)

作 者: 李德哲 主编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: 黄凤新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77 字数: 746 千字

ISBN 978-7-5601-4545-7

封面设计: 世纪鼎

北京潮运印刷厂 印刷

2009 年 7 月 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9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[jlup@mail.jlu.edu.cn](mailto:jlup@mail.jlu.edu.cn)

## 前言

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，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，不可胜计。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，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霄，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——散文。

唐宋散文，上承先秦汉魏六朝，下启元明清三代，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。其时名家辈出，各具个性，文体大备，丰富多彩，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，又多有传世名作，可谓盛况空前，震古铄今。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，他们是：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，被后人尊称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

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。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，其文多涉及“道统”之类，追往圣，继绝学，为复古张目，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。柳、欧、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，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，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，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，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；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，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。其笔触所及，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、丰富。而“三苏”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，其文立足现实问题，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，旁征博引、气势磅礴，多史论之作，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，摇旗呐喊。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、王安石之显赫，仕途亦不如柳宗元、苏轼之多坎坷，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、劝诫后学上进之作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如韩愈之构思精巧，气盛言宜；柳宗元之思理深邃，牢笼百态；欧阳修之唱叹多情，从容不迫，无艰难劳苦之态；王安石之锋利劲峭，绝少枝叶；曾



巩之醇朴平实，深切往复；苏洵之纵横雄奇，尤长策论；苏轼之如行云流水，随物赋形，宛转曲折，各尽其妙；苏辙之委曲明畅，一波三折等。应该说，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“文学的自觉”、艺术的追求上，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。同时，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，虽力反六朝颓风，对其文笔之辨、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，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。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、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，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，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，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、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。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。

当然，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，远不止上述诸人，其他如晚唐小品文作家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，以及北宋的范仲淹、司马光等，都颇具大家风范。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、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，上述诸大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。此八大家之作，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。于是，我们将其辑录编译，详加校勘，名曰《唐宋八大家》以飨广大读者，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，触类旁通，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，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，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。

诸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外，诗词方面亦有可观之作，韩愈、柳宗元的诗，欧阳修、苏轼的词，均当之无愧地属大家行列。本书在重点突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时，对韩愈、柳宗元的诗，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，进一步张扬其大家气象，以彰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。

当然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时间仓猝，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。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，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。

编者

2009年6月

# 第一卷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韩 愈 .....       | (1)  |
| 原 道 .....       | (1)  |
| 原 毁 .....       | (9)  |
| 获麟解 .....       | (13) |
| 杂说一 .....       | (15) |
| 杂说四 .....       | (16) |
| 师 说 .....       | (17) |
| 进学解 .....       | (20) |
| 圯者王承福传 .....    | (25) |
| 讳 辩 .....       | (29) |
| 争臣论 .....       | (32) |
| 伯夷颂 .....       | (37) |
|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..... | (40) |
|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..... | (43) |
| 与于襄阳书 .....     | (47) |
| 与陈给事书 .....     | (50) |
| 应科目时与人书 .....   | (52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送孟东野序 .....     | (54)  |
| 送李愿归盘谷序 .....   | (58)  |
| 送董邵南序 .....     | (61)  |
| 送杨少尹序 .....     | (63)  |
| 送石处士序 .....     | (65)  |
|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..... | (68)  |
| 张中丞传后叙 .....    | (71)  |
| 燕喜亭记 .....      | (77)  |
| 新修滕王阁记 .....    | (80)  |
| 答张籍书 .....      | (84)  |
| 上宰相书 .....      | (87)  |
| 与李翱书 .....      | (94)  |
| 与崔群书 .....      | (98)  |
| 平淮西碑 .....      | (103) |
| 毛颖传 .....       | (112) |
| 祭十二郎文 .....     | (116) |
| 祭鳄鱼文 .....      | (122) |
| 柳子厚墓志铭 .....    | (125) |
| 雉带箭 .....       | (130) |
| 猛虎行 .....       | (132) |
| 嗟哉董生行 .....     | (136) |
| 山 石 .....       | (13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湘 中 .....           | (142) |
| 题木居士 .....          | (144) |
|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.....     | (145) |
| 谒衡岳庙,遂宿岳寺,题门楼 ..... | (149) |
|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 .....      | (154) |
| 赠唐衢 .....           | (155) |
| 石鼓歌 .....           | (157) |
| 春 雪 .....           | (165) |
| 调张籍 .....           | (166) |
| 听颖师弹琴 .....         | (170) |
| 次潼关,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..... | (173) |
| 华山女 .....           | (174) |
|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.....     | (178) |
| 柳州罗池庙诗 .....        | (180) |
|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.....    | (184) |
| 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 .....   | (185) |
| 晚 春 .....           | (187) |
| 游太平公主山庄 .....       | (189) |
| 王安石 .....           | (191) |
| 材 论 .....           | (191) |
| 对 疑 .....           | (196) |
| 委 任 .....           | (200) |

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风 俗 .....          | (204) |
| 读《孟尝君传》 .....      | (208) |
| 同学一首别子固 .....      | (209) |
| 游褒禅山记 .....        | (211) |
|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..... | (215) |
| 谏官论 .....          | (217) |
| 伯 夷 .....          | (221) |
| 答韩求仁书 .....        | (224) |
| 上运使孙司谏书 .....      | (235) |
| 慈溪县学记 .....        | (240) |
| 祭范颍州文仲淹 .....      | (244) |
| 子 贡 .....          | (247) |
| 大人论 .....          | (250) |
| 老 子 .....          | (253) |
| 荀 卿 .....          | (256) |
| 复仇解 .....          | (259) |
| 卜 说 .....          | (262) |
| 相鹤经 .....          | (264) |
| 伤仲永 .....          | (266) |
| 答司马谏议书 .....       | (268) |
| 答曾子固书 .....        | (270) |
| 君子斋记 .....         | (272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桂州新城记 .....         | (275) |
| 太平州新学记 .....        | (278) |
| 李通叔哀辞并序 .....       | (280) |
| 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..... | (28 ) |
| 桂枝香 .....           | (291) |
| 千秋岁引 .....          | (294) |
| 欧阳修 .....           | (297) |
| 朋党论 .....           | (297) |
| 纵囚论 .....           | (301) |
| 本 论 .....           | (304) |
| 原 弊 .....           | (312) |
| 释秘演诗集序 .....        | (321) |
| 梅圣俞诗集序 .....        | (324) |
| 送杨寘序 .....          | (327) |
| 为君难论上 .....         | (330) |
| 为君难论下 .....         | (335) |
| 张子野墓志铭 .....        | (340) |
| 苏氏文集序 .....         | (344) |
| 送曾巩秀才序 .....        | (349) |
| 与荆南乐秀才书 .....       | (351) |
| 五代史·伶官传论 .....      | (355) |
| 五代史·宦者传论 .....      | (357) |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相州昼锦堂记 ..... | (360) |
| 王彦章画像记 ..... | (363) |
| 浮槎山水记 .....  | (367) |
| 丰乐亭记 .....   | (371) |
| 醉翁亭记 .....   | (374) |
| 秋声赋 .....    | (377) |
| 祭石曼卿文 .....  | (380) |
| 泂冈阡表 .....   | (382) |
| 六一居士传 .....  | (388) |
| 伐树记 .....    | (391) |
| 养鱼记 .....    | (394) |

## 韩 愈

(768—824) 韩愈，字退之，南阳人。少孤，刻苦为学，尽通六经百家。贞元八年，擢进士第，才高，又好直言，累被黜贬。初为监察御史，上疏极论时事，贬阳山令。元和中，再为博士，改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，转考功、知制诰，进中书舍人，又改庶子。裴度讨淮西，请为行军司马，以功迁刑部侍郎。谏迎佛骨，谪刺史潮州，移袁州。穆宗即位，召拜国子祭酒、兵部侍郎。使王廷凑归，转吏部，为时宰所构，罢为兵部侍郎，寻复吏部。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。愈自比孟轲，辟佛老异端，笃旧恤孤，好诱进后学，以之成名者甚众。文自魏晋来，拘偶对体日衰，至愈，一返之古。而为诗豪放，不避粗险，格之变亦自愈始焉。集四十卷，内诗十卷；外集遗文十卷，内诗十八篇。今合编为十卷。

## 原 道

道教是李唐王朝的国教，中唐时期，统治阶级又崇尚佛教，佛道盛行，儒学衰落，固有的封建秩序受到冲击，大唐帝国出现



了思想危机，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。作为儒学忠实的拥护者、卫道者和“道统”的继承者，韩愈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，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，巩固中央政权，并毅然地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。

韩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“道统”的观念，主张尊孔孟，排异端，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封建社会的利益。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无视社会现实，无视国家的安定团结，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；大兴佛寺道观、供养僧侣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造成了社会的贫困；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：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”。韩愈借儒家“道统”排斥佛老，这本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，无可厚非，但将佛老指斥为异端，主张将其彻底毁弃，这并不符合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则，将圣人定为人类物质生活、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更显得有些荒唐。

## 【原文】

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，孑孑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；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；不入于老，则入

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“吾师亦尝师之云尔。”不惟举之于其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甚矣！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

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！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，然后为之衣；饥，然后为之食；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，以赡其器用；为之贾，以通其有无；为之医，药以济其夭死；为之葬埋祭祀，以长其恩爱；为之礼，以次其先后；为之乐，以宣其湮郁；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；为之刑，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：“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静寂



灭者。”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与王，其号虽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虽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”责饥之食者曰：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”传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，则夷之；进于中国，则中国之。《经》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今也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？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；其法，礼乐、刑、政；其民，士、农、工、贾；其位，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；其服，麻丝；其居宫室；其食，粟米果蔬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，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，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；郊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

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；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！”

### 【译文】

广泛地对群众施行仁爱，就叫做仁；实行适合实际的仁，就叫做义；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施它，就叫做道；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，就叫做德。仁和义是肯定的有实在内容的名称，道和德是假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名称。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，德有凶险之德和吉祥之德。老子把仁义看得很渺小，并非诽谤仁义，而是他的见识短浅。就如同坐在井里看天却说天小一样，实际上并不是天小啊。他把小恩小惠看作仁，把谨小慎微看成义，因而，他小看仁义是当然的了。他说的道，是指他的道，并非我说的道。他说的德，是说他的德，并非我说的德。凡是我说的道德，是体现仁和义的标准，是天下的公论。老子说的道德，是抽掉仁和义的具体内容来说道德的，是他一家之言。

自从周道衰微，孔子死后，到秦时焚书坑儒，到汉朝盛行黄、老之学，到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盛行佛教。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，不是加入杨朱学派，就是加入墨翟学派；不是加入道教，就是加入佛教。加入那一家，必定会排除这一家。加入那一家就以那一家为主，反对这一家就以这一家为奴；加入那家就加以附和，反对这家就加以诋毁。唉！后代的人如果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，到底该听从哪一家的说法呢？道教徒说：“孔子是我们祖





师的学生。”佛教徒说：“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。”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，欣赏它的荒唐而且轻视自己，也附和着说：“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。”不仅在嘴里说这种话，而且还把它写在书上。唉！后代的人虽然想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，可是到哪里去寻求它呢？人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，不探究它的本源，不探寻它的结果，只想听新奇的说法。

古代的民众有四个等级，现在的民众有六个等级。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只占其中之一，如今负责教化的人要占其中之三。现在务农的只有一家，吃粮食的却有六家；做工的只有一家，用器具的却有六家；做生意的只有一家，需要供应财物的却有六家。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而去盗窃呢？远古的时候，人民遇到的灾害太多了。有圣人出来，这才把相互生存、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他们，替他们设立君主，替他们设置老师，替他们赶跑那些虫、蛇、禽、兽，让他们定居在中原地区。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；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；睡在树上就可能掉下来，住在洞里就容易生毛病，这就教他们造房屋。给百姓设立工匠来供给他们的用具，给百姓设立商贩来互通他们之间的有无，给百姓发明医药来挽救他们以防因病早死，给百姓定出葬埋祭祀等制度来增加他们之间的恩爱，给百姓制定礼节来安排他们的秩序，给百姓创造音乐来排解他们的烦闷，给百姓制订政令来约束他们的懒惰，给百姓设立刑法来除去他们之中的强徒。为了防止相互欺骗，就给他们制定符玺、斗斛、权衡来使他们遵行；为了防止互相掠夺，就教他们学习修筑城墙、制造武器来保护自己。灾害即将发生，就提醒他们事先做好准备；祸患将要发生，就给他们做好预防。现在道家却说：“倘若圣人不死，大盗就不会终止。倘若打破了斗斛，